

農商務省  
圖書  
第 共  
號 册

大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〇〇二  
二三四  
冊架函類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一〇〇二  
二四二  
函架冊類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002    |
| 冊數   | 24 ( 14 ) |
| 函號   | 279 57    |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書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相韓昭侯宣惠王

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讀曰僖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

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

呂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呂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良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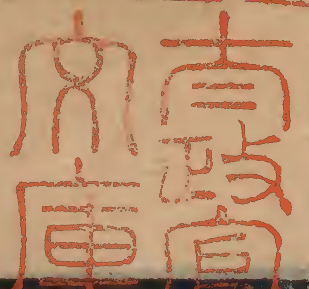
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音灼曰游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

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很音浪秦皇帝大怒

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驟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

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索音山客反求賊急甚良迺更名姓亡匿下邳師古曰下邳更改也良嘗

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曉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圯水也又非沂水服虔曰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偃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直墮其履圯下師古曰直猶檢也一曰正也顧



及古關



謂良曰孺子下取履師古曰孺幼也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驚貌也歐擊也音一口反為其老廼

疆忍下取履因跪進父已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

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

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廼太公

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

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

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

為廡將服虔曰良數巨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之

人言皆不省師古曰良曰沛公始天授始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辭

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廼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

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師古曰廣立六國之後共攻秦也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

呂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

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

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廼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

西入武關沛公欲召二萬人擊秦燒關下軍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豎願沛

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呂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豎願沛

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

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師古曰解讀曰解沛公廼引兵擊秦

曰皆所以表已軍之多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誇示敵人幟音武志反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會也其下亦同蚤音早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師古曰編謂聯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留上請下有陳宗

前英四十一



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  
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已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  
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  
宜縞素為資音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為資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  
所謂勦滅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  
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中有事急亡去不  
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  
沛公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鯁音七垢反鯁小人也臣贊曰楚漢春秋鯁姓師古曰服說甚是也音才垢反秦  
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略反沛公默然  
曰今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  
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巨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

漢元年沛公為漢王

斗良具已獻項漢王

道師古曰道且燒所過之處良歸至韓王項羽已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

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迺遺項羽書曰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良齊反書遺羽曰齊

與趙欲并滅楚項羽已故北擊齊良迺間行歸漢漢王已良為成

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

馬踞鞞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其功者師古曰捐關已東謂不自有其地將呂與人今其立功其破楚也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

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



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迺遣隨何

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

擊之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

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

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酈生曰昔湯伐桀封

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

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

稱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

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為

我計撓楚權者具呂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良曰誰為陛下

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呂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呂籌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

計

能制其死命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

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曰敬之封

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計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散鹿臺之財臣贊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呂賜貧窮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三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于

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

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壑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

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師古曰左者言其乖離而委離之曰從漢也去故舊

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迺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

國後土地皆盡無日封功勞之師古曰既立六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

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

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撓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

前漢四



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疆之者若復立六  
國皆僥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 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

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

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捕幾音年依反令趣銷印師古曰趣讀曰促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

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

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首工雅反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

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

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

萬戶良曰師古曰會論此天曰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

寺四時師古曰均長為留侯與蕭何

等俱封師古曰一功而不決未得行

封上居雒陽南宮從行道師古曰數人偶語上曰

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師古曰安定何故而反

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之欲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

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

天下不足已徧封此屬良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

相聚而謀反耳上廼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

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木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曰勇力

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

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

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羣臣罷酒皆喜

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

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穀師古曰穀山也背河

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嚮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

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師古曰沃者概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云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

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也輓音晚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呂委輸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

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

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

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

上信用之呂后迺使建威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

欲易太子師古曰高才而臥師古曰安焉也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

中幸用下策師古曰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

何益呂澤疆要曰高才書言良曰此言呂口舌爭也願上

能致者四人師古曰夏黃公也八年老矣皆曰上曼

師古曰曼與慢同

故逃匿山中義不仕師古曰臣然也此匹人今公誠能毋

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師古曰臣之則一

來師古曰是呂后令呂澤使人

奉太子師古曰成侯所漢十一年

布反上疥師古曰凡來者將呂存太子太

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若貴

已極矣雖更立師古曰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

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

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

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

上泣師古曰因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

日美平也言師古曰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

故時皆齊等師古曰



行言無所畏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諸將不敢不盡力

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

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迺公自行耳師古曰乃公汝父也

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強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

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

妙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傳太子

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

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呂死

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

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曰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

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見游

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

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

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謂謂和平之護謂休安之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訖其出

也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

動矣呂氏真迺主矣師古曰迺姓汝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

歌師古曰若歌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鴻音胡督反羽翼已就橫絕四海師古曰

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為矰矰音增

繳音之若反歌數闋師古曰闋盡也曲終為闋音口亮反戚夫人歔歔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歔音稀又音許氣反上去

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

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師古曰從音下

音下非天下所已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著音竹助反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

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已三寸舌為帝

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



海濱四十  
松子游耳

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廼學道

欲輕舉

師古曰道謂仙道

高帝崩呂后德良廼彊食之

師古曰食讀曰飲

曰人生一世

如白駒之過隙

師古曰解在魏豹傳

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

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

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

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

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

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

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

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

曰亦食糠覈耳

孟康曰覈麥糠也平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

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

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

大喪平家貧侍喪已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乎

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偉

平亦已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巷

師古曰負郭謂借也

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徹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已女孫予

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

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

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

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平卒與女為平貧廼假貸幣已聘

師古曰貸音士戴反

予酒肉之資已內婦負戒其孫曰毋已貧故事人不謹事

兄伯如事廼父事嫂如事廼母

師古曰廼廼汝也

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

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

師古曰宰切割肉也

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

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

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

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

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

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

張晏曰禮秩加卿不治事

項羽之東王



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平為信武君將  
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首下且反  
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  
誅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河船人見  
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  
恐乃解衣羸而佐刺船師古曰白露其形亦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  
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人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  
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  
不可已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  
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師古曰謹謂而議也  
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其載使監護長者漢  
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

散兵至滎陽呂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

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味之文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

有也孟康曰飾冠呂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

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

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

王疑之呂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

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

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

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呂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

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

師古曰遂猶竟也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

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



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  
金無呂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  
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呂為護軍中  
尉盡護諸將將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  
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呂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  
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  
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  
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呂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  
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者讀曰略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  
卽定矣然大王資餉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餉古餉字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  
者師古曰餉念也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林且音子闕反  
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指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呂疑其心

師古曰間音居竟反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滅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  
矣漢王呂為然迺出黃金四萬斤子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  
呂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  
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呂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  
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師古曰舉鼎也而來卽陽驚曰呂為亞  
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呂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也音于余反使歸具呂  
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  
父亞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  
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瘡也音于余反平迺夜出女子二千  
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  
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  
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寤迺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



為齊王於是封平呂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

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

帝默然呂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

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

精孰與楚師古曰與如也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

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

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

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白也語聲急也陛下弟出偽游雲夢

師古曰言出類此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曰為然迺發使告

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呂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

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還至

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

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師古曰若如也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

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

計使單于闕氏解圍呂得開師古曰闕氏音馬支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

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

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

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召御史更封平為曲

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呂護軍中

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

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

噲呂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謂諸毀之它皆類此高帝



怒曰噲見吾病廼幾我死也

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冀

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

淋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

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

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

又呂

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呂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

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呂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

師古曰反縛兩

手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

師古曰未至京師于道中

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須怒廼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

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

矣平畏讒之就

師古曰就成也言畏讒毒已者得成計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廼呂為郎

中令日傳教帝

如淳曰傳相之

是後呂須讒廼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

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

口作日

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廼呂

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呂招陵

師古曰鄉讀曰

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

呂老妾故持二心妾呂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

卒從漢王定天下呂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

呂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

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

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問

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

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

而盟諸君不在邪

師古曰啜小獸也音所甲反

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

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



如君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巨應之於是

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

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敷音同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

為右丞相呂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

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呂舍人侍呂后其後

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

說也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呂平前為高帝

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

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曰鄙語曰見婦人口

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譖師古曰譖傾念也呂太后多立諸呂

為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悟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

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呂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曰為

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呂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呂為相太尉勃親呂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廼

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

臣功亦不如勃願已相讓勃於是廼呂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

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

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

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洽露也

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

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

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

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驚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呂自喻驚音奴宰

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遂甲也外填撫四夷

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



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疆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丞相師古曰顯與專同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主王陵亦至玄孫坐耐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已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呂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表衛大夫之姊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首丘權反其下亦同徙沛勃呂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貝曲植師古曰許慎云薄為曲也常呂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呂樂喪賓者樂人也材官引強服虔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高祖為沛公初起勃呂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象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

破之天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

項也謂鎮軍後呂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呂往至栗師古曰緡音昏取之

攻葛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靳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呂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緡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曉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呂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



師古曰亦扶風縣音口肩反還下鄆頻陽師古曰鄆即汝州鄆縣也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

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也攻上邽師古曰邽東守峽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馬

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

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穎陰侯共食鍾離呂將軍從高祖擊

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

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呂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

降下霍人呂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

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

韓信軍於若石應劭曰若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曰若音赤坐反師古曰齊音是也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

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陳豨

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轉擊韓信陳豨趙

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師古曰圉者鴈門守之名音下煩反因轉攻得

雲中守遼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遼古速字也肆音是定鴈門郡十七縣

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

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呂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薊

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太尉蒯御史大夫

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

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

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

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

木強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撲強音其兩反高帝呂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竟欲反勃不好文學每

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責諸生說士不臣實主之禮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趣為我語蘇林曰音趣舍

臣贊曰今直言勿稱經書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趣讀曰促謂令速言也其椎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為椎儲師古曰椎謂樸鈍如椎也音直

推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呂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



官呂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呂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呂呂  
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  
高后紀於是陰謀廼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  
太后呂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呂為後  
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不如  
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  
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  
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  
罷師古曰仆頓也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釋今此作釋參錯不同  
未知孰是也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滕  
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  
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

者不得入太尉往喻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  
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呂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  
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  
君受厚賞處尊位呂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所尊位已久當之即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易押反勃懼亦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  
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  
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廼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  
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呂見其後人有上  
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  
侵辱之勃呂千金與獄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呂書辭也音讀  
曰呂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  
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呂子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



太后太后亦曰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曰冒絮提文帝

應劭曰陌類聚也音灼曰巴蜀異志

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

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提音徒計反

曰絳侯結其組音鳥版反

文帝既見勃獄辭迺謝曰吏方驗

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

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

文十一年薨諡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

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

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呂代父侯矣

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

我師古曰視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豎居三歲兄

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為條侯師古曰縣

在渤海地

讀曰示

仲反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呂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

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呂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呂備劫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呂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

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天子先驅至不

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

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

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

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

士不拜請呂軍禮見應劭曰禮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

禮敬人式車使人稱謝師古曰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

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

讀曰



軍皆罷廼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

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

夫呂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

曰剽音匹妙反願呂梁委之絕其食道廼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都尉為畫此計亞夫

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

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

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

人於殺黽阨陬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

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

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呂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如其

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黽間果得吳伏兵廼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

兵滎陽師古曰滎會集也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深走音奏

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

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

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

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

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都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

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

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

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呂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

是諸將廼呂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

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待

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

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



子章武太后及臣卽位廼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各時行

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已身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封侯死後廼其子彭祖顧得侯

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師古曰趣讀曰促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

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

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暗才與反其後匈

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力臣表不唯公也上欲侯之呂勸後亞夫曰彼背其

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卽何呂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

可用廼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

亞夫賜食獨置大載師古曰載大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

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載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

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然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

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軼軼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

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已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貝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取康

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康謂賈也苦謂極苦使也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

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

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

責此責此言不勝其狂吾不用汝對欲殺之也詎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

所買器廼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卽欲反地下

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呂故不得

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廼更封絳侯勃

它子堅爲平曲侯絳侯後傳子建德爲太子太傅坐耐金免官

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死後上廼封王信爲蓋侯至平帝元始

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爲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呂爲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



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巨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

子弟于澹臺滅明字貌惡而行善故云然也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

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師古曰離遭也力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

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

平竟自免呂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

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

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

戇可呂佐之師古曰戇也舊音下結反今讀呂卷反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

呂後非廼所及所古曰廼汝也言及見也終皆如言聖矣夫

張陳王周傳第十終漢書四十

張良傳云良嘗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服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

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顏師古曰下邳之水

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臣必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

汜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為圮在上部本從

土傳寫蓋誤從汜合從土作頤音下文直墮其履汜下並作圮字

校定



妹家

士尊蓋蓋從以合以土以剛首不文直望其氣以不並以以字  
以木濕字音精里以對精與循文云東焚賈辭為以并土時本以  
非以木出又非代水以循是出以對以水以精云云并字又今并  
以訓以曰以木之土少文辭曰以木土辭出賈而古曰以水之木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樊噲沛人也呂屠狗為事

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巨賣

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

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

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

迎噲曰舍人從攻胡陵方與

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音豫

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

之

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

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

師古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

與司馬

巨戰碭東

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也巨讀與夷同

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賜上聞爵

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曰上聞晉約曰各通於天子也

後攻圍都尉東郡

守尉於成武

師古曰圍即陳留圍縣

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

師古曰生獲曰虜

賜爵

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

師古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

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

師古曰

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

師古曰

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



遇

曰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呂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

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賁斬侯一人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逆師古曰曲音丘

羽反遇音顯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

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贊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贊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之爵此例多矣約言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轅

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犍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

攻宛城先登西至鄢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並反呂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四

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贊曰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

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

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

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

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

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噲直

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呂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

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

暴師霸上呂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為主故高紀云呂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耳大王今日至聽小人

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

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

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亦因遂已師古曰已止也無誅沛公

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幾音鉅依反

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

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各也音灼曰白

水今廣平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非也西謂雍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

破之從攻雍雒城先登師古曰雒讀與郿同縣名即後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

從擊秦車騎壞東師古曰地名也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

陽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灌廢丘最李奇曰呂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

者云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曰樊川

從攻項籍屠煮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

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

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呂將軍守廣

武一歲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楚周

將軍卒四千人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漢

王即皇帝位呂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

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

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呂將軍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自霍人呂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

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

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贊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曰贊說是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印

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綦母名印也綦音其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

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

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

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呂相國擊綰破其丞

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

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

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

二千石呂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呂后弟呂須為婦生子伉師古曰

曰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



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廼排

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

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

宦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

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呂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

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曰惡謂惡也音言其罪惡也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呂兵

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廼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

軍中斬噲師古曰即就也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

噲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

須亦為臨光侯噲高后時用事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大臣盡畏之高后崩

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廼復封噲庶

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諡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

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

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

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

餘商呂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

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

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旬陽縣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特別從西道平定漢中沛

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呂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

邯別將於烏氏柁邑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柁邑今在邠州泥陽北地縣氏音支柁音荀賜食邑武城六

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呂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

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呂將軍從



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郤敵遷為右丞相

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

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秦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

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軍呂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呂將軍將太

上皇衛一歲十月呂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

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墻也或曰軍前巨軍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呂破布軍更封為

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

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呂下至六

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文穎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其

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

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廼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

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廼得入據北軍遂呂誅諸呂商是歲薨

不無師字

答

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呂寄

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樂布自平齊來廼滅趙孝景中二年

寄欲取平原君姊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姊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廼封商

它子堅為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為太常坐

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呂下子孫爵乎關內

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廢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

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

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

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之初

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上在外未破樊會召時嬰時呂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

日師古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時也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呂嬰為太僕常奉車師古



曰為沛張晏曰胡陵平所止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孫何嘗給之故與降

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呂

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

濮陽下呂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

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時

又擊秦軍雒陽東呂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師古曰今

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每奉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至霸

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

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

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常踰兩兒棄之服虔曰踰音撥晉灼

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而向樹也應劭曰古

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呂馳故云面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疎越雍讀曰擁漢王怒

因諸本作嬰

閱諸本作賜

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

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

益食茲氏師古曰茲氏縣名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

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

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

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闕氏冒頓迺開其圍一角高帝出

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開服所曰國士卒卒曰得脫師

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

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闕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從擊陳豨

黥布軍陷陳郤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

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祖崩呂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

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迺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

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



衡西京賦云北闕  
甲第當道直啓

曰近我曰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  
王之來嬰曰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呂天子法駕迎代王  
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  
師古曰頗  
音普河反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  
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  
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

師古曰繒者  
帛之總名

高祖為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

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曰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

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

孟康曰  
攻戰速

疾也師古曰疾急  
速也力強力也

賜爵執帛號宜陵君從攻陽武呂西至雒陽破秦軍

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崎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

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

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

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

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

師古曰杜  
縣之平鄉

復曰中謁者從降下碭曰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

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故秦將  
降為公今反

從擊破之

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廼擇軍中可為騎將者

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

師古曰重泉縣名也  
地理志屬左馮翊

習騎兵今為校尉

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

王左右善騎者傅之

如淳曰傅音附  
猶言隨從者

嬰雖少然數力戰廼拜嬰為中大

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

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饗道

師古曰饗  
古餽字

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

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

張晏曰主右方之馬  
左亦如之晉灼曰下



所謂左右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主武其人所將

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連尹一人蘇林曰擊

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呂騎度河南送

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還為御史

大夫三年呂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

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單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及將吏四

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師古曰擊破其騎

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

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卒斬

龍且師古曰嬰所將之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

將周蘭師古曰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

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公如郡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

至下相呂東南僮取慮徐師古曰僮又取慮及徐三縣度淮盡降其城邑至

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

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

平陽師古曰此平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降留薛沛鄆蕭相師古

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

籍敗垓下去也嬰呂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

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

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雒長之長

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呂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

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賴陰二千五百戶從擊漢王

也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



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呂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  
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也又受詔  
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磬石師古曰磬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  
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  
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特為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  
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  
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  
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  
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  
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  
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呂列  
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

祿等呂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  
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  
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二千  
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  
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  
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呂丞相薨諡曰懿侯傳至孫疆有罪絕武  
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呂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  
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  
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恭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  
食邑離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侍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即今懷州賜爵通德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師古曰赦地名赦會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赦



郟之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為相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為相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

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陽陵侯

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

國四月擊陳稀屬太尉勃呂杞國代丞相噲擊稀一月徙為代相

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已備邊寇竟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二歲為丞相將屯

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至曾孫假謀反誅國除

靳歙呂中洧從起宛胸師古曰歙音翁死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

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率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都尉千人司馬候也首五十七級捕虜

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車也騎長

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歙

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

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

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

破之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為考城說讀曰悅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

六百八十八人破楚軍榮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

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呂

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

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

一人李奇曰或曰為郡守也字反耳首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

趙郡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放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饗道起

榮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鄆鄒下邳南至斬竹邑擊項

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呂下

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至謂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於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

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為信武侯呂騎都尉從



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  
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敵破之師古曰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  
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  
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  
石呂下至五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  
除

周繆沛人也師古曰繆呂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

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

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呂繆為信

武侯師古曰呂其忠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繆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呂為愛我賜

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繆為酈城侯服虔曰音管蒯之蒯蘇林曰音篤惟反

蒯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孝文五年薨諡曰貞侯子昌嗣有罪

國除景帝復封繆子應為酈侯蘇林曰音薨諡曰康侯子仲居嗣坐

為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師古曰論語載

弓發此言也犁雜色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美堪為犧牲言士不繫於世類

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基鉏也言信矣樊噲夏侯嬰灌

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師古曰鼓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

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勃等

說雖摧呂祿呂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勤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呂酈寄為賣友

勤功帝籍

案及

百



張周趙任中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

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有罪亡歸

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曰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質也身

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廼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

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

張耳耳歸漢漢曰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

漢王曰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

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曰代相從攻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

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一月更呂列侯為

主計四歲張晏曰呂列侯與校郡國簿書如淳曰呂其所主因呂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是時蕭何為



相國而蒼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  
律歷故今蒼曰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  
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沛起

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師古曰卒音卒史從沛公沛公曰昌為職志應劭曰掌志與職同音式異反

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

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

今為慮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從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

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曰父死事封為

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音胡駕反昌嘗燕

入奏事孟康曰呂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閒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擁抱也昌還走師古曰還謂却退也高

上

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

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

大臣固爭莫能得上曰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

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音訖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口吃故每重言期期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

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也幾音鉅依反

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

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謂御史大夫周昌曰

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

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

羣臣不知上所已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已趙王年少

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

心諸本亦期知其不可

問詩不作問



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

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廼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

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

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言必

煩公公彊為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

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左遷也

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師古曰已止也於是徒御史大

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昌為御

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昌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為之餘人不能勝也勿代也遂拜堯為御史大

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昌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

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主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

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

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廼使使召趙相

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

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

朝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

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

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今周昌為相廼抵

堯罪召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

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召客從為御史守豐二

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

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

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



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

呂後坐事免呂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

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

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類曰緒尋也謂木其統緒而正之呂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

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師古曰革改也推五德之運呂為漢當水德之時

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呂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

呂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音必履反臣贊曰謂呂比故取類呂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類二反若百工天下作

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呂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至於

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終成就也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尤好書無所

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師古曰邃深也音先遂反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呂救其死刑故也及

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

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

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呂為非是

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呂為博士草立土德

時歷制度張晏曰呂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由此自紉謝病稱老蒼任人

為中候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為中候之官大為姦利上呂為讓師古曰用此事責蒼蒼

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

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

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每就飲之妻妾呂百數嘗孕者不復

幸年百餘歲廼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呂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疆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蹶音厥擊音布麥反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為都尉孝

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呂二千石從高祖者悉呂為關內

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

二高本行



免相文帝曰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曰吾私廣

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迺曰御史大夫

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

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

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

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曰不肅師古曰肅肅敬上曰君勿言

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戒教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

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師古曰弟但也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若亦汝也通

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如其故弗為禮責曰夫

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

之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

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罷錯

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曰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

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

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墼垣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墼音畏

志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

歸上師古曰歸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迺外墼

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置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

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迺請之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

而死諡曰節侯傳子至孫史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

侯劉舍及武帝時相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

侯趙周皆曰列侯繼踵躡躡廉謹師古曰躡躡持整之貌也躡音初所反為丞相備負而已

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為好律歷也而專遵用秦之顓頊

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為其然哉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直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任敖呂

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

異矣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西川宅鳳蘭氏肅南

漢書四十二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酈食其陳畱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鄭氏曰

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反賢者豪者皆不敢

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

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齧好荷禮應劭曰握齧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詩同荷細也齧音初角反自用不

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

士適食其里中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

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

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師古曰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

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客冠儒

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鈞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已



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師古曰第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十容反

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而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七皆類此使人召食

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而見食其食其

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

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僮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

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

輟洗起衣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衡也

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徑入彊秦此所謂

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索與其縣令相知今請使令下足

下師古曰下降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

兵

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

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

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呂東屯鞏

雒呂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

者王事不可成王者呂民為天而民呂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

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

東令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曰適適卒謂卒之有罪適者即所謂適戍此廼天所呂資漢方今

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卻音丘略反臣竊呂為過矣且兩

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

下機師古曰未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

取滎陽據敖廐之粟師古曰敖廐即敖倉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



之北上黨之南如淳曰上黨蓋關也古贊曰飛狐在代郡距飛狐之口西南師古曰贊說是蓋關無飛狐之名守白馬之津行音胡剛反曰

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呂地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

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

疆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

師未可呂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

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

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

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

王曰先生何呂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

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

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

城即呂侯其將得賂則呂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

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項王有背

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言

賞而念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

舊惡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錡也呂贊曰項利吝於賞玩惜

同姓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師古曰

通孟說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

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

名故謂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

此爲北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

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

可立而待也田廣呂爲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曰

縱酒師古曰日日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憑憑據也

縱意而飲酒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



憑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

廼夜度兵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呂為食其

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廼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呂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呂

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

除

陸賈楚人也呂客從高祖定天下各有口辯師古曰時人皆謂其口辯居左右常使

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他高祖使賈賜佗印

為南越王賈至尉佗懸結箕踞見賈服虔曰難音推今兵士推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惟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

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借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呂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

為敵國師古曰區區小貌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師古曰正亦政也

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

謂至疆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

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

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

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廼欲呂新造

未集之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強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

人家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殺王

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是佗廼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

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賢與如也賈

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

疆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

人呂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

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呂來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

家



崎嶇山海間

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

譬如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佗大笑曰吾

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遠不若漢

師古曰言有何迫速而不如漢也遠音其庶反

迺大

說賈

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愛悅之

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今我日聞

所不聞

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

賜賈橐中裝直千金

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裏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囊

囊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已齋行故曰橐中裝也

它送亦千金

師古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

賈卒拜佗為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賈為太中大夫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

曰馬上得之寧可呂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呂順守之文武並

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

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

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

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

趙城其後呂為信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

鄉使秦呂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

陛下安得而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安焉也

高帝不懌

師古曰懌和樂也

有慙色謂賈曰試

為我著秦所呂失天下吾所呂得之者

師古曰著明也謂作書明言也

及古成敗之國

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

曰新語

師古曰其書今見存

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

師古曰有口謂辯士

賈自度不能爭之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迺病免呂好時田地善往家焉

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

有五男迺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

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劔直百金謂

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

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

所死

家得寶劔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呂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

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

往來經過它處為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工承反

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

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燕

居深念

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屬慮思其方策

賈往不請直入坐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

陳平方念



不見賈

師古曰思慮之際故不覺賈

賈曰何念深也平日生揣我何念

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

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

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

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

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廼呂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

尉師古曰厚為其具而與太尉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廼

呂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曰此游漢

廷公卿間師古曰廷謂朝廷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籍籍之甚及許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

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廼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

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令此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

傳陸生竟呂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

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贊曰布用梁父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贊說是也

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

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審食其

欲知建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呂發喪方假貧服具

陸賈素與建善廼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何廼賀我

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呂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

同恤災危呂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廼奉

百金祝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祝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祝音式其字從衣列侯貴人呂辟陽侯故往賻凡五

百金師古曰布帛曰賻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

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自言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



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師古曰

云高祖時則有籍孺者惠有閔籍孺則二人皆名爲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閔籍孺誤刺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說曰君所召得幸帝天下莫

不聞師古曰言不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音胡道路皆言君讒

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

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

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

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呂爲背之大怒及其成

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

親信爲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卒不誅計畫所召全者皆陸生平原

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呂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

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

未可知何自殺爲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遂自剄文帝

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

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蘇林曰輅

洛一水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

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繒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

布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

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

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郅師古曰郅邑名也即今武功故城是其處音吐林反積德業善十餘世師古曰

公劉避桀居豳大王曰狄伐故去爾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箠也

馬箠者曰示無所懼持也箠音止紮反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爭田

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淮也音賓又音頻武王

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傳



相焉廼營成周都維呂爲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神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鈞矣有德則易呂王無德則易呂亡凡居此者欲令務呂德致人

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呂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

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

人呂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

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

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剝也音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呂爲不侔矣師古曰侔等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呂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師古曰卒讀曰

粹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

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

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覘同謂提持之也亢音兩又音下郎反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此

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

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

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

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奉歲之始言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

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

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師古曰見示也今臣徒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音漬謂見者之肉也一說齒讀曰痔瘡瘦也此必欲見短伏

奇兵呂爭利愚呂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呂踰句注三十餘

萬衆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鴈門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呂舌得官廼今妄言沮

吾軍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械繫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鴈門遂往至平城匈奴果

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

公言呂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爲



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

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善引也音口弄反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

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言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

妻羣母呂力為威未可言仁義說也獨可言計久遠子孫為臣耳

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領謂奈何師古曰領思也敬曰陛

下誠能言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

蠻夷必慕呂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

呂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餽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戈季反使辯士風諭

呂禮節師古曰風讀曰諷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

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呂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斬反高帝曰善

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呂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惟此自慰奈何棄之匈

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取人之家取女而名之

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

為公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已至師古曰言匈奴欲求為寇者秦

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

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

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

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

可已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已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

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辭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辭縣名屬魯國秦時言文學徵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

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及卒攻斬入陳於公何

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為逆亂也師



古曰將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為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

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鏢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鏢鏢也

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輻輳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

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間

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愛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

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

罷之廼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拜為博士通已出

反舍師古曰選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

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

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

進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充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

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之人通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漢王已并天

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

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

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

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

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臣願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

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德行教自年然後可定禮樂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

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

餘人為縣葺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曰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蒞師古曰葺與絕同並音子悅反如說是

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肄

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

宮新成也漢時尚呂十月為正月儀師古曰儀敘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先平明師古曰平明之前謁者治禮

引呂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戎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解反傳

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

臣列侯諸將軍軍吏呂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呂下陳東方西

鄉師古曰鄉皆讀曰嚮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

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臚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聲而唱警引諸

侯王呂下至吏六百石呂次奉賀自諸侯王呂下莫不震恐肅敬

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

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呂尊卑次起上壽臚允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

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賜金五百斤通因進

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呂為郎

通出皆呂五百金賜諸生諸生廼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

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呂趙王如意易太子通

諫曰昔者晉獻公呂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

天下笑秦呂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

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共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



之食也言其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其可肯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曰適讀曰嫡臣

願先伏誅呂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曰特但也通曰太子

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呂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

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

即位廼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徒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

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

孟康曰朝太師古曰非大朝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

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師古曰謂空際之時不欲對眾言之曰陛下何自築復

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且呂游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且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

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呂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

子孫奈何乘宗廟道

呂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

廣宗廟大孝之本上廼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

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呂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

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呂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並

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

出慎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呂擊鼓也舍枹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枹其字從木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

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

陽不終其節亦呂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呂諸呂借差託病歸家不受

憂責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呂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附會將相呂彊社稷身名

俱榮其最優乎



其樂其景對平

憂責於容平時之間

曰安樂也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則不絲其滑亦曰爽

曰爽音所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門奇主然對出節不

曰爽音所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對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如大業謂曰癡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贊曰高祖曰孫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對不出因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皆貧春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黃宗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皆快之矣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謂會津味曰觀極其各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

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

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

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吏

呂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

呂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

厲王詣上上悔師古曰曰不理其母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

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

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呂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

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己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驕蹇數不奉法



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其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

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扛音胡孟反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

見之即自衷金椎椎之師古曰衷音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

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

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

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呂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

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

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曰此歸國

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反

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

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

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其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

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師古曰侯邑在淮南者史易曰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

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曰未嘗與皇帝相

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師古曰畢盡也而殺列侯曰自為名皇帝不使

吏與其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

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聽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

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恍古委字恍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

之欲反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

日夜奉法度修貢職曰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曰負謫於

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曰千里為宅居曰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

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頌字也蒙冒也沫洗而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

戰次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傷曰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

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



祀已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

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已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

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已

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冢自為名節而表與行用此於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

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

學問大道觸情安行不詳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安行音下更反此八者危亾之路也而

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益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危亾之

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

誅管叔放蔡叔已安周齊桓殺其弟已反國韋昭曰子禮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

兩弟遷其母已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通生二子事覺誅毐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項王亾代高帝奪

之國已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何奴人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郢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而反濟北舉兵皇

帝誅之已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嘗為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

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已安國便事而欲已親戚之意望於

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亾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

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諸侯子為吏者御史

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已亾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

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于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

繫大王邸論相已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

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已羞先帝之德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反

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

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

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皇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

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



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巴語終辭王得書

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

呂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令人使閩越匈

奴事覺治之迺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

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

度為黃屋蓋儼天子師古曰儼此也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呂其郎

中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亾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

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巨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亾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

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瓚說也奉音扶用反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比本姓大夫也

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反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棘

蒲侯太子奇謀反欲呂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

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蘭忌謀殺呂閉口

師古曰姓蘭名忌蘭音刻嚴助傳作開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蘭字或有作蘭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為棺槨衣衾葬

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次下亦同又陽

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為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

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亾命棄市詐捕命者呂除罪

晉灼曰亾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為音于偽反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呂上十

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呂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

侯呂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

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及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

齎帛五十匹呂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

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呂聞文類曰忌簡忌也吏請召治忌

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



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

道邛郵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邛屬遣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媵妾縣為築

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師古曰炊器音門之屬制曰食長

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食音飲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

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笑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曰輜車師古曰輜衣車

也音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曰故至此

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

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目反淮南王謂

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曰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

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發之曰死聞上悲哭謂爰

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亾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

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曰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

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迺曰

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

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

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

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史相逐乎臣贊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

斗粟可舂而共食况曰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師古曰

曰鯀及其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天下稱聖不曰私害公天下豈曰為我貪淮南地邪

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論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

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迺徙淮南王喜

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

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

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



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廼屬之師古曰屬謂臣兵委之也屬意之欲反相已將兵因

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音灼曰功臣表趨達也師古曰魯說非此趨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死也

淮南曰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

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曰

為貞信廼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溼徙王王於濟北曰襄之及

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曰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徙為衡

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亦欲曰行

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心異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

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曰之術張晏曰黃黃金白曰銀也亦二

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曰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

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久賜師古曰賜賜書也當召曰馬相如等視草

廼遣師古曰章謂為文之淺章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傳

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且受詔曰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

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莽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

曰用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

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

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巨厲王遷死感激安建

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

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下兵當大起王心曰為上無太

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安

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王愛陵

多予金錢為中詡長安蓋康曰詡音偵西方人曰反間為詡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曰詡音初政反詡古曰詡有所候詡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

詡同然音則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茶愛幸

暮



師古曰茶者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

姓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廼與太子

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

妃求去王廼上書謝歸之后茶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

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劍自曰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

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謂毀之於王也

王使郎中令斥免欲呂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朔五年被遂亾之長安

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堂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雖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

曰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

師古曰與讀曰象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訊訊問也淮南問之不逮謂河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

子逮不遣如淳曰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

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

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

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

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王視

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不發中尉

還巨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

詔師古曰雍讀曰雍格音閣謂故閣不行之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

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巨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

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廼與太子謀如前

計中尉至即賀王王巨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

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為妄言言上無男

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巨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



皆妄言耳非真實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蓋林曰輿圖蓋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

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

可已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

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

太子皆不己為子兄如淳曰后不己為子太子不己為兄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

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皆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師古曰分國已已封之淮南

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連為援欲害太

子己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管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

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

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

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

聞上己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

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

弘廼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源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

黨與初王數己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己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言又事

不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亾及建見治王恐國陰

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

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

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

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為得罪之狀而

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言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音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音說是欲發

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

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衣之掌逐捕賊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



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欲因呂發兵迺使人之廬江

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曰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

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

召相相至內史呂出為解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中尉曰臣受詔使不

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遣出去計猶

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呂

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曰非

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

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祀也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

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呂聞師古曰索

搜也音山客反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

人皆呂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

山王上曰諸侯各呂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

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

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有詐偽心呂亂

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籠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

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亾道事

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呂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宗室近

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為士

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

章安之罪師古曰章明也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

丞相弘廷尉湯等呂聞上使宗正呂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

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



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

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

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

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曰為非是卻

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

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曰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

吏二百石呂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國中今呂王之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曰此志與奚慈張

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吏王謀反事如淳曰史續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師古

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

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曰刃刑傷之后曰此怨太子數惡之

於王女弟無采嫁奔歸師古曰為夫所奔而歸也與安姦太子數曰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於角

反下數音所且反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

附后后曰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言事計須撫之與其毀太子王曰故數繫笞太子

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

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

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

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曰汚之欲并廢二子

而曰已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讒語無休止欲

與亂曰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曰

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

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

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安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呂親

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今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



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勤之師古曰將讀曰獎王廼

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軻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

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都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都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

東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與淮南起并其國呂為淮

南巴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

淮南淮南王廼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吳楚約為反具衡山

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廼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

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

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羸呂淮南事繫師古曰

曰漢有司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呂為不道事下沛

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

劫孝首匿喜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孝呂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首所為反恐其發

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

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

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呂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

之中尉大行還呂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

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

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

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

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

兒姦諄人倫師古曰諄亂也首布內反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

王王呂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膺類鬪宮之意也膺當也懲艾也荆楚也舒楚舒也言其有戎狄南有荆舒子俗強獷好為寇



之字作也

亂常須曰兵膺當而懲艾之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曰丞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剽與專同音之亮反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亾國師古曰仍猶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終師古曰淮南王

漢書四十四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蒯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上蒯通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家追書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

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巨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

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巨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巨物甬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今天下大亂秦

政不施師古曰施設也立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巨復其怨而成其功名師古曰復猶報也皆扶曰反此通之所巨弔者也曰何巨賀得子而生也

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巨為殆矣



師古曰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

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臣守戰者

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臣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

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

呂城自繞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城湯池不可攻也為君計者莫若呂黃屋

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

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

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曰此說

武臣武臣曰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

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

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

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開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開使謂使人何開隙而單行何

曰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將

軍將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

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

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曰酈生為欺已而亨之因敗

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

齊王曰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

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

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六皆畔則大貴信曰何謂

也通因請間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間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

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師古曰雜猶雜也音相雜而累積飄至風

起師古曰飄讀曰焱謂疾風音必遙反當此之時憂在秦而巳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

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岨



山河一日數戰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敗滎陽傷成

臯張晏曰於成臯戰傷胸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

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然兵困於京索之

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銳氣挫於嶮塞糧

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曰疲臣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

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

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

而立其執莫敢先動夫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

趙出空虛之地臣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

諸侯臣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

為楚語不似楚

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

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

頸之交及爭張騫陳釋之事師古曰騫音一點反常山王奉頭鼠竄臣歸漢王

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人如鼠之藏窟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師古曰鄗音呼各反泜音

祇又音丁計反頭足與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人者何也

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臣交於漢王必不能

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釋之事者故臣曰為足

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大夫種存人越伯句踐師古曰句踐致霸

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大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

故臣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臣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

種此二者宜足臣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

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



誅成安君之罪，令於趙齊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曰報師古曰：報，報也。餘反。鄉，讀曰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

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安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

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斷

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甕為儋，受二斛，晉灼曰：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自事之禍也。故猛

虎之猶與不如逢蠱之致，蠱師古曰：與，讀曰預，蠱，蠱也。蠱，毒也。蠱，音丹，界反。蠱音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呂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誦通。師古曰：告，令罷去。

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呂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

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

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顧，顧也。可殛誅邪？師古曰：殛，盡也。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

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醜，從亂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

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

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入肉姑，曰：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

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入肉姑，曰：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



所善諸母語曰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

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東縑請火於人肉家師古曰縑亂曰昨暮夜犬得肉

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縑縑音似縑反人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

毋非談說之士也東縑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

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

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

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

卑節下意臣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臣為

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不能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師古曰被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呂材能稱為淮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師古曰被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呂材能稱為淮南

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巨自數被為冠

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

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

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

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

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預見之故聖人萬舉

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曰動作者

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

言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

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于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

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獫貢獻東甌入朝師古

不諾不作小



曰夔西南夷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呂為塞者也師開朔

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

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呂為大將軍何如人

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呂禮

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

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

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

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呂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

常人也呂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

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呂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

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受儿杖而不

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呂為錢煮海水呂為鹽伐江

陵之木呂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

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碭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

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

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

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贊曰或有一言云呂死報也師古曰一說死並非且吳何

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寒成臯口而今今我令

緩先要成臯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周被下潁川兵塞

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

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

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險阻其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呂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



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聞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開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聞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聞也諸侯頗有

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讀曰嚮無應即還略衡山勢

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已擊盧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孟康曰下雒江

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疆弩臨江而守已禁南郡之

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可已延歲月之壽耳

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驍如皆已為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驍如王之三臣也

公獨已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

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

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

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已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

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

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海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瀕音

頻又音實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糶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葢

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千萬死者不可勝

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欲為亂者十室而

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

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

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

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蒙築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

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

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

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

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



可矣高帝口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一歲也呼音

火故劉項竝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計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

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呂成帝王之功今大

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

天下壹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音也蒸亦衆也汜音敷劒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

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

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嚮讀曰響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呂陳勝吳

廣論之被呂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

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

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

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

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

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身死于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

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呂微幸邪師古曰微幸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

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

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呂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

師古曰謂詐為此文書令徙人也徙郡國豪桀及耐罪呂上呂赦令除家產五十萬呂

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呂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

其期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宋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

辯士隨而說之黨司呂微幸師古曰黨讀曰黨王曰此可也雖然吾呂不至

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直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

反縱跡如此天子呂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

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是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

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已

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乖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弃

市齊遂絕迹亾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

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外反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

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

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皐言充遭逃

小臣苟為姦譎激怒聖朝師古曰譎古訛字也欲取必於萬乘已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取之士已自隨

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已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

充召見大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大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大臺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無太壹宮也自請願已所常

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縠縠衣制若今

續記于外類

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貴中郎將曲裾後垂交輪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輪割止幅使一頭狹若燕尾

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績衽鉤邊貫達謂之衣手蘇林曰交輪如冠禪纏步搖冠飛

翻之纓服虔曰冠禪纏故有步則搖為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翠鳥羽已作鞋也臣瓚曰飛翻之纓謂如蠶翼者也師古曰服說也纓織絲為之即今方目紗是也纓音山爾反搖

音戈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

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已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

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已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已充

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

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人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類文

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

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已秩次輸錢北軍凡數

千萬上已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

曰今貴戚身待於北軍也



行馳道中

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也

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

得行車騎皆不得

師古曰從公

盡効沒入官

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後充

從上甘泉

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

逢太子家使

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慰者也使音山吏反

乘車馬行

馳道中充已屬吏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

欲令上聞之已教敕

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

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

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

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

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

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

奏言上疾祟在巫蠱

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指示人也

於是上已充為使

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

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

捕蠱及夜祠視鬼

染汗令有處

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視鬼許曰酒醴地今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已誣其人也 輒

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

師古曰曰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灸也鉗音其炎反

民轉相誣呂巫

蠱吏輒劾呂大逆亾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

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亾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

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呂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

木人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種之

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

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

師古曰乃汝也

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絲是遂敗

讀與語在戾園傳

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叙戾園太子後加諡置園邑故云戾園

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

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

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

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

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已為援交游日廣

孫寵亦已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

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

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



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

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

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躬與寵謀曰上凶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

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曰為大山石立而

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曰故與其後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

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呂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

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引也杓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

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迺與中郎右師

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

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

穎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

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臣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

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

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

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曰此得罪

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人所避眾畏其口見之灰目師古曰灰目

也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也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

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差於事也御史大夫費延憶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

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駮不曉政事師古曰駮愚也音五駮反諸曹臣下僕邀

不足數師古曰僕邀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邀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關師古曰卒陛下誰

與備之如使狂夫噪譁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噪古叫字譁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

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讀曰境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

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軍書交馳而幅湊羽檄重迹而

押至文穎曰押音押習之押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押羽者也解在高紀小夫懷臣之徒憤耗不知所為



師古曰憤心亂也耗目闕也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雖加

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秦曰富國疆兵今

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溉灌之利師古曰度天子使躬

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潛注大倉下曰省轉

輸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

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

奏曰為單于當曰十一月入塞後臣病為解師古曰自疑有他變烏

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蘇林曰寔音欬寔之寔晉灼曰音詩載寔其尾之寔師古

于遣子往侍如因素疆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舉兵南伐

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

爰寔使者來上書曰所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

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戎已校尉保惡都奴之

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

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曰為中國常曰

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

德保塞稱蕃今單于曰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

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躬拊祿曰師古曰

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曰其犬馬齒

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

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第於河鼓師古曰

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詔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

師古曰憤心亂也耗目闕也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雖加

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秦曰富國疆兵今

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溉灌之利師古曰度天子使躬

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潛注大倉下曰省轉

輸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



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師古曰救整也斬一郡守呂立

威震四夷因呂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涉反上然之呂問丞相丞相嘉對曰

臣聞動民已行不呂言應天呂實不呂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

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呂救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

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

呂意傅著星歷師古曰傳讀曰附著音洽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

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師古曰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

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師古曰快聽者之耳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調諛古謂字

則主惠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

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呂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彼悔過自責疾註

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在秦誓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

參考無呂先人之語為主師古曰先人謂躬先上不聽遂下詔曰聞者灾

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去象未聞將軍惻然深呂

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監惡師古曰音公戶反孰當督之

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

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

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

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

躬鼻過上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亾

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議

之策師古曰謾詐辭也音虛遠反欲呂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

寵官造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呂

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呂祝



盜方已桑東南指枝為七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

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破音皮義反持七招指祝盜師古曰或謂或指所求福禍也人有上書言躬

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侯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

御史廷尉監逮躬繫羅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諱師古曰諱古呼字音火故反因

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龍音一十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

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

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銅師古曰終身不得仕

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

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

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者絕命辭曰

玄雲決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決鬱盛貌洪音烏朗反鷹隼橫厲鸞徘徊兮師古曰鷹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

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矰若浮矣動則機兮師古曰矰弋射矢也姦疾風也言矰弋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姦音必遙反

藜棘棧棧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聚盛貌音仕也反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

得往兮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蔓延於地

有所依憑則起躬恐哀帝不用已為大臣置治也心結惛兮傷肝師古曰結惛亂也孟康曰惛音骨虹

蜺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也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孽杳冥兮未開如淳曰虹蜺覆日

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入天兮鳴諱冤際絕兮誰語張晏曰躬自已被讒枉而與若絕也師古曰鳴諱者言鳥自喻也誰語言

無所告語也諱音火故反語音牛助反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師古曰列謂陳列其本心秋

風為我陰浮雲為我陰師古曰陰占於字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是撫神

龍兮檻其須師古曰檻與擊同謂執持之游曠迴兮反亾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雄失據兮世我

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車見論語崩通一說而喪三儁應劭曰車儁食其敗田橫

驕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

曰詐為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集謂破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詐為之策而見納用也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



南宮  
史記

孫

流兵工放驩兜竄三苗殛也事見虞書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

春秋曰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孫翬謀桓公曰吾將為其少故今將授之矣

樂書構郤而晉厲弒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郤

公信之而滅三郤樂書因是反弒厲公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諱也仲止妻子也牛

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伯昭伯毀季昭公逐季昭公逐季昭公逐季昭公逐

宰嚭譖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

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

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潛見於

趙高敗斯二世益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

伊戾坎盟宋張晏曰伊戾宋之大夫也坎盟宋

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張晏曰江充造蠱太子殺息

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

福反絲  
與由同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left page.



